



1993 中篇小说选

陆文夫
刘震云
何继青
孙少山
张欣
朱苏进
柳建伟
钟道新
铁凝

享福
温故一九四二
军营股民
老杆
伴你到黎明
孤独的炮手
王金栓上校的婚姻
单身贵族
对面

1993

中篇小说选

第一辑

《中华文学选刊》编辑部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3中篇小说选 第一辑/《中华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2

ISBN 7-02-001986-2

I. 19…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5500号

责任编辑:刘海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360,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5 插页2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50

定价 12.75 元

目 录

享福	陆文夫(1)
温故一九四二	刘震云(28)
军营股民	何继青(78)
老杆	孙少山(145)
伴你到黎明	张 欣(179)
孤独的炮手	朱苏进(246)
王金栓上校的婚姻	柳建伟(305)
单身贵族	钟道新(377)
对面	铁 凝(453)

享 福

——《小巷人物志》之二十二

陆 文 夫

一群西方的旅游者同时举起照相机，对着东林寺巷咔咔地掀个不歇。

这东林寺巷也没有什么特别，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巷子，狭长深邃，弹石路面，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裳的竹竿横担在两边的屋檐上面，红、绿、黄、白的衣衫像欢迎外宾的彩旗。

可以肯定，外宾对这种彩旗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因为所晾的衣服既无长袍马褂，更无凤冠霞帔，都是些牛仔裤、花衬衣、茄克衫之类，谈不上什么新潮服装，又缺少东方古老的情趣，没有什么风光可以摄取，也没什么新鲜可以猎奇。

有的！

就在那些不三不四的彩旗下面，慢慢地移过来了一堆黑呼呼的东西，这堆东西引起了旅游者的注意，自动相机的闪光灯忽闪忽闪，总加起来大概拍掉了一卷胶片。

在那不大平整的弹石路面上，有一辆小板车慢慢地移过来了，车上装着黑呼呼的蜂窝煤球，这玩艺儿北方人叫煤饼，苏州人比较恋旧，小煤球已经变成大煤饼了，还得叫煤球。宁愿加上

蜂窝二字，叫蜂窝煤球，简称蜂窝球。

板车、煤球，这两样东西在西方人看起来已经有点怪异，更何况那拉板车的是一位瘦骨伶仃的老妪。这位老妇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那皱纹之深使得她的面部像一块干涸龟裂的沼泽地，眼睛是两个干枯的池塘，紧闭的嘴巴是无水的河流。她浑身上下除掉头发是白的之外，其余的地方都是黑的，沾满了煤屑。她两手扶着车把，车缰斜勒在胸前，弯腰，昂首，咬牙，用力拉，车后还有个小男孩，小手搭着车帮，踮脚蹬地，扑身前推。这一老一小，一个像弓，一个像箭，牵引着这一车生活的重负慢慢地向前。

冬日的残阳从东林寺巷的西头射过来，那时光之手可以把板车、煤球、老妪推回五六十年，推进三十年代、二十年代的木刻，二十年代的油画，甚至十八世纪的雕塑。此种人生的画图可以加上诸如《挣扎》，《苦力》，《黄昏》，《路漫漫》等等的标题。半个世纪之前，许多画家、摄影家、雕塑家们，常常欢喜表现凄惨的苦力，留下的不朽的名作，都高悬在艺术的殿堂里。如今，这样的图景在西方已经消失，在中国也不多见。瘦骨伶仃的老妪拉着一车煤球，看起来很无人道，也不美，可却是一种活着的资料，十分珍贵。

这位被当作资料的老妇人，对外宾的照相毫不介意，似乎已经习惯了此种场面。她是替人家送煤球的，每百斤的送力是八角，爬一层楼梯加一毛钱，这两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就是她的一切，外国人拍照没有动她的一根毫毛，无所谓，不收费。车后的那个小男孩却故意避开镜头，当外国人举起相机的时候，他便把头埋到车帮的下面，等到外宾离去，板车拉出了巷口之后，那小男孩才从车后走到车前，帮着他的奶奶稳住车把，抬高，使得重心移到车轴的后面，用不着使劲拉，板车便能轻快地向前。

老妇人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摩挲小孙子的头，脸上的粗线条

变细了，皱纹也重新排列，一脸的喜悦、心疼、爱怜：

“小丹丹，今天有没有同学欺负你？”

“奶奶，你为啥老是要问呀，我也不是好欺的！”小丹丹昂首凸肚，握紧拳头，在奶奶的面前显示威力。

“是呀是呀，奶奶总是记得，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天放学回来总是哭哭啼啼。”

“我爸没用，这是我妈说的。”

“哼，你妈也太有用了，其实也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你奶奶赚得多呐。对了，小丹丹，你不是想要那小轮盘的自行车吗，等你再长大一点，后年……不，明年。明年你过十岁的时候，奶奶买一辆送给你。”

“谢谢奶奶，我骑自行车带奶奶到虎丘山去。”

老奶奶不由得亲了一下孙子的脸：“好乖乖，奶奶用不着你带，奶奶能用小板车拉你到虎丘山去。”老妇人说，便把板车停在路边：“丹丹，你坐在车杠上别动，奶奶去给你买点吃的。”

“奶奶，你别买，妈妈关照过，不能吃你的东西。”

“听她的！不吃奶奶的东西哪里会有你爸，会有你？”

老妇人走上人行道，走到一家个体户开的小店门前：“买两包云烟，两包巧克力。”

“喔唷，马老太，你今天是发了洋财还是怎么的？”开小店的是一位退休的纺织女工，也只有她们这一辈的人才知道这位老妇人是姓马，其余的人只知道她是送煤球的。再长一辈的人才知道她叫马玉英，当年是从苏北逃荒到苏州，夫妻两人都是拉板车的。

马老太笑笑：“怎么啦，只有你们开店的人才有钱，送煤球的人就花不起？”

“别说大话了，你自己哪一天买过我的东西，还不是为儿孙

做马牛。”

“你呢，你自己有退休工资，为啥还要站在柜台上吃西北风呢，你为啥人做马牛？”

两个为儿孙做马牛的老妇人都格格地笑起来了，她们感觉不到做马牛的痛苦，反而有几分满足，几分得意，似乎是做了一辈子的马牛还没有做够。

马老太拿着香烟和巧克力，走到板车的后面，从一个布袋里拖出孙子的书包，把两包云烟和一包巧克力塞进书包，拆开另一包巧克力送到孙子的手里：“这一包你在路上吃，吃到家也就差不多了；那一包是明天到学校里吃的，都不要给你妈看见，两包好烟是给你爸的，关照他少抽点，抽好的，抽蹩脚的香烟伤身体。”

马老太吩咐过后便替孙子背上书包：“回去复习功课吧，路上当心汽车。”

“不，奶奶，我要帮你推车，送完了煤球再回家。”

“好乖乖，奶奶不要你推车，你看，这一路过去都是柏油马路，煤球又是送到平房里，用不着爬楼梯，放心吧，啊……早点儿回家。”

“奶奶再见。”小丹丹依依不舍地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挥挥手。

马老太脸上那两个干涸的池塘湿润了，只有孙子的小手才能挖掘出深藏在心底的泉流。她套上车轡，拎起车把，弯腰昂首，用力迈出起动的几步，很吃力，但是有奔头。看，看那挥动的小手，书包，巧克力……这是她生命的源泉，活着的动力。

二

斜阳也照着东林寺巷的一座小楼，这小楼像大轮船上的驾驶舱，高高地矗立在巷头上。

楼上住着的也是一位老人，那一年七十三岁，和拉板车的马老太是同庚，看上去可比马老太年轻十岁。白发不多，红光满面，胖胖地凸出个肚皮。衣着也比较入时，穿白衬衫，打红领带，外罩一件深咖啡色的羊毛套衫，套衫的产地是意大利。头上歪戴一顶小帽，小帽的名称叫法兰西。这法兰西小帽的通俗名称叫洋瓜皮，又称一磕头，据说女孩子戴它是模仿电影明星刘晓庆，老头子戴它是参照大画家刘海粟的。

住在楼上的这位老人也姓刘，叫刘一川，也能写几笔、画几笔，虽然不能和刘海粟相比，在东林寺巷这一带也小有点名气。刘一川所以有点小名气，其实和他的字画也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是因为他在东林寺巷这一带好像是一艘船，虽然不是一艘大船，但却是一艘不沉的船，四十年来一直在颠簸的人海中安全游弋。他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都曾出过风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结合进革委会。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他退休纳福后却又紧紧地追上了潮流，当上了各式各样的顾问和理事，还独自创办了老年人保障协会，协会下属一个皮包性质的南山公司，他自任保障协会的会长和南山公司的董事长，也曾热闹过一阵子，也曾经赚过几十万块钱。不过，这钱都赚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他只是用公费装了一部电话机。

南山公司没有等到治理整顿便自行倒闭了，老年人保障协会也没有能通过社团登记。刘一川有点儿寂寞了，只能在楼上的书房里练练毛笔。

这一天，刘一川正好也站在小楼上，依窗望斜阳，心里有点儿悲怆。太阳忙碌着从东到西，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他刘一川也忙碌了将近一生，到底干了些什么呢？反右派，炼钢铁，乌烟瘴气的革委会……

唔！楼下出了什么事情？一群外国人围着拉煤球的老太拍照片。这情景刘一川以前见过多次，从不介意，今天却突然感到心酸，此种不人道的现象竟然至今尚未消灭，工作过多年的人应该问心有愧。孟老夫子早就提倡过七十者不负于道路，哪能让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去送煤球呢。她如果是孤寡老人，民政部门为什么不管？如果有儿有女的话，怎么会没人负担她的生活费？刘一川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了，觉得为人一世也应当做一些好事情，他先前创办老年人保障协会还是对的，错是错在用人不当，吃了大亏。

刘一川不能沉默了，拿着他的名片去找有关单位。那名片还是老的，印着老年人保障协会会长和南山公司董事长的衔头。他倒也不想蒙混，递出名片时总要声明：“这是张老名片，不过，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都没有变，请多多指教。”

刘一川到过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对马老太还在拉煤球的事情提出意见。各部门的负责人对他都很客气，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也没有一个人追问他那个老年人保障协会有没有登过记。都认为他是在保障老年人的利益，各级组织都有责任尽快地为马老太解决问题。照理说，刘一川应该依靠组织，把这件事交给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去处理，如果对他们的工作不放心的话，过些时可以再去问问，催催。不，刘一川觉得这件事再也不能交给别人了，以前把实事都交给别人，自己担个名义，结果是只留下了一部电话机。这一次要亲自调查，亲自处理，一抓到底。

刘一川开始调查了。其实,要了解马老太的身世也十分容易,她在东林寺一带拉板车,送煤球已经半个世纪,街头巷尾的老头老太都知道她的底细,她在苏州有一个儿子叫马太伯,书读得很多,钱拿得很少,每天还要喝两杯茶,抽一包烟,但你也不能说他穷,他的妻子褚桂芳,号称女强人,在一家合资饭店里当副经理,不仅是工资高,那穿着打扮,待人接物都颇有点现代气息。马太伯有点冬烘,褚桂芳有点洋味,家庭的态势是阴盛阳衰,女外男内。马太伯包揽了那些在传统习惯上来说是女人做的事体。他家里有一台褚桂芳买的进口的松下爱妻号洗衣机,被他的一位同事贴上了一方纸头,把爱妻号改成了爱夫号。马太伯见了一笑了之,不以为然。这倒不是甘心屈居于老婆之下,而是有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马太伯的工资不高,可是事情也不多,或者说是可多可少。他的老婆工资加奖金颇为可观,可是工作起来却是日日夜夜,马不停蹄。工资的内涵是广义的,分配不公可以通过家庭的内部来加以调节,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是随着工资的多寡而转移。他近十年来很想写一部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名誉地位、权力结构等等的方面来阐述社会分配的广义性和有形工资与无形工资的相互转移。此种经济学从来不曾有人写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他已经为这本学术著作题了一个很好的书名,叫《社会分配的大串联》,有了这样一个通俗易懂而又吸引人的名字,书可以多销几本,也许可以用不着自己去包销或贴钱。马太伯想得十分美妙,却也不急于去动手,他觉得写这样的书工作量太大,太累,而且要彻底破坏他那遵循多年的“三一律”,即得闲之后便是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烟。孔老夫子是述而不作,他比孔老夫子还多一点,连述也不大愿意,天下的文章看看而已。

刘一川弄清楚马太伯的情况之后,颇为得意,觉得这马太伯

是很容易对付的，书生百无一用，因而也不会胡搅蛮缠，何况他知书达理，应该知道七十者不负于道路，哪能让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母去拉煤球呢！

那个媳妇倒可能有点儿不好对付，儿子不肯赡养老母，多半的原因是在于媳妇，媳妇掌握了经济大权，婆媳之间又有不和，这就是事情的根由。那个褚桂芳号称女强人……没有关系，女强人必有大弱点，她们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要靠一种社会的声誉来维持她那很不牢固的社会地位。如果把她虐待婆婆的劣迹张扬出去，她的外国老板首先要大大地摇头，你没有看过那美国电视剧《大饭店》吗，高级的饭店简直就是个慈善机构，怎么容得了一个副经理是虐待老人的？女强人的饭碗砸了也就完了，赚不到钱的女人是弱者，强不起来。

刘一川还调查了马太伯夫妇的经济状况，没有问题，负担一个老人的生活费是足足有余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如今是要理可以找来两箩筐，要钱和要命是一样的，如果马太伯夫妻两个都穷得叮当响，那马老太也就只能把那煤球拉到底。

既然一切都很有利，刘一川觉得应该作进一步的考虑，要以此作为警钟，让那些不肖子孙以马太伯为戒，回到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基础上来。他要到法院去控告马太伯夫妇虐待老人，公开审判，组织旁听，请新闻记者到场，请电视台摄像，晚间新闻一播，消息传遍全城……

三

马老太送完了最后的一车煤球，把小板车还给了煤球店。这小板车是向煤球店租用的，每天的租金是八角钱。

今天的生意平平，除掉八角钱车租费之外，只赚了十九块零

两毛。她数了数那些沾着煤屑的人民币，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奇怪，钱一进了口袋，马老太的心头就滋润起来，好像干渴的土地突然漫上了水，什么筋骨疼痛，小腿肚发抖，搬着沉重的煤球筐上楼梯等等，都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也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

晚来天阴风急，好像要下雪。马路上的自行车流像被西北风推动的潮水，哗哗地向前，人们都那么紧张，都想赶在风雪之前回到那人生避风的港口。马老太也赶得很匆忙，她不是忙着回家，而是要赶到东林寺巷口的小桥头，看看小丹丹是不是等在那里，丹丹想奶奶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时候站在桥口。

马老太有三天没有见到小孙子了，又是被那个女强盗管住了！马老太称她的媳妇为女强盗，是从女强人演绎过来的。她真的觉得媳妇像强盗，抢走了儿子，现在又不让孙子和奶奶亲热，说什么不能麻烦奶奶，不能吃奶奶的东西，奶奶赚钱不容易。放屁，奶奶赚钱比你容易，用不着装笑脸，用不着靠打扮，用不着拍马屁，全凭力气！

小桥头没有小丹丹，也好，这么大的风站在桥口会着凉的，“会着凉的……”马老太喃喃自语，身上也跟着有了点凉意。是的，她也应该回家去。

马老太的家住在一条夏天会长青草的弄堂里，弄堂口歪歪斜斜地写着“此弄不通”。她在不通之处停下来，打开那两扇木门上的老铜锁。其实，这门锁与不锁都没有什么区别，用力一蹬，两扇门便会乒然倒地。

这门是个大院子的后门，这房子本是大户人家堆柴草的。抗日战争之前，苏州人举炊大都是烧木柴或稻草，马老太和她的丈夫替大户人家运柴草，出柴灰，便借柴房作为安身之地。抗战胜利之后大户人家衰落了，苏州人烧木柴和烧稻草的习俗也逐步被烧煤所代替，三间柴房也就成了马老太生儿育女的营地。

她在这里养育了四个儿女，两个已远走高飞，一个已先她而去，只有小儿子马太伯还在苏州，但也有十多年不住在一起。老伴儿去世了，营地空虚了，再也没有人等她买米回来了，再也没有孩子站在门口，哭着或是笑着奔到她的身边……现在的这个家对马老太来说只是个吃饭睡觉的场地，睡觉可以在祠堂里，可以在破庙里，吃饭也可以在廊檐下面，一切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多拉煤，多赚钱，钱有用呀，那个不会赚钱的儿子要她照顾，小丹丹，那个心肝宝贝……心肝宝贝要长大，要小轮盘自行车，将来还要结婚生孩子，要有一座好房子。

马老太最最伟大的计划是为小丹丹营造一座体面的房子。儿子已经不要她的房子了，随他去，她也不愿意和那个女强盗住在一起。她要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小丹丹的房子上，在那里寄托她的光荣与梦想。与她同时代的乡下的老姐妹，哪一个不为儿孙把楼房造得好好的。别瞧不起马老太，她还瞧不起城里的那些公寓楼，上不见天，下不接地，有时停电，有时停水。她的三间破柴房不值钱，可这地皮却是风水宝地，独门独户市中心，连一条弄堂都是独用的。这里可以翻造三楼三底，翻造好以后还有一小块空地，十五年前种的一棵枇杷树，如今正在旺果期，那白沙枇杷真甜呀，孙子，重孙吃到枇杷时就会想起奶奶的。

马老太活过了六十岁之后，就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了，糖吃在她的嘴里她不觉得甜，或者说是甜得也没有什么意味。只有看着小丹丹吃巧克力，她才从心里甜到嘴里。小丹丹穿一件新棉衣时她自己觉得暖和，她自己穿一件新棉袄就觉得捂燥，觉得别扭。除掉维持生活的必需之外，马老太自己不想拥有更多的东西，好多东西对她来说都是用不着也是用不长的。她的家里好像是个废品仓库，谈不上什么电视机和收录机，除掉一盏十五支光的电灯之外，没有任何家用电器，破旧的家具又缺少文物的

意义。

马老太推门进去，拉开煤炉，用炉上热水洗洗脸，洗完脸以后就准备吃泡饭，吃完泡饭就上床睡。她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她把每一点时间都用来拉煤球和恢复体力；她也没有时间想心思，空想有啥用呢，她拖儿带女，养家活口都是靠做出来的，不是靠想出来的。

正当马老太端起泡饭碗的时候，门上有人笃笃地敲了两记，这是常有的事，是有人喊她明天送煤球。

马老太急忙放下饭碗去开门，因为那门经不起敲，敲重了会倒的。

“请问，这里是马玉英的家吗？”

“正是，你要多少，送到几号？”

“我叫刘一川。”刘一川说着便递上一张名片。

马老太把名片收下了，不新鲜，近来常有人拿着名片来叫煤球，按名片上的地址去送，不会有错，这名片是个好东西。

“噢……你不是东林寺巷口的刘先生吗，弄错啦，你家烧的是液化气，不是烧煤球。”马老太认识刘一川，五年前曾经替他家送过煤球，现在他家有了液化气，和煤球已经断绝了关系。

刘一川连忙说：“不不，我不是来叫你送煤球的，我怎么能叫你送煤球呢，这是不人道的，我……我能进来坐一会儿吗，老太太。”

“只能坐一会儿，我吃完了饭就要睡，明天还要送煤球呐。”马老太不大客气，她以为这老头儿是来看她的房子的，前些时就有入来看过房子，肯出八万块钱，他们不是要买房子，而是看中她的这块地皮。滚得远点，八十万也不卖，这是留给小丹丹的！

刘一川倒也不在乎马老太的态度，硬着头皮挤进门，屋里的情景使他十分吃惊，这老妇人晚景凄凉，像一个乞丐，像一个疯

妇，像个拾荒的人。

“老太太，你……你就住在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刘一川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觉得这种地方是不适于人类居住的。

马老太心里暗笑，你别跟我来这一套，破烂不破烂反正不会卖给你：“哼，你别看不起它，上次有人出了八万，我连眼睛都没有眨。”

“老太，你别误会，我不是来看房子的，我是代表……代表东林寺巷的邻居们来看看你。首先我们要检讨，我们大家平时对你关心得很不够，看着你这么个白发苍苍瘦骨伶仃的人还去拉煤球，当苦力。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现在是新社会，现在连小青年都不肯拉车子了，何况你已经七十三岁。你活得很艰难，吃得很简单，住在这种四面透风的房子里。不错，你的这块房基很值钱，可你却像个讨饭的花子住在破庙里。你不是孤寡老人，你有儿子，有儿媳，他们有钱有地位，不在乎你吃这么一点，穿这么一点。说老实话，像你这么大的年纪，有你这么好的条件，你应该是坐着享福的。这种天气你的身边要有电暖气，面前要有电视机，手里端一杯热咖啡……”刘一川说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而且是很有感情的。

马老太被刘一川说得发了愣，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只听过老姐妹们当面嘲笑她：“老不死的，你想赚钱带进棺材里？现在没有棺材啦，都是烧掉的！”是的，老不死的没有错，都是那个女强盗不是个东西。马老太的怨气、怒气都被刘一川吊上来了，她倒不是想喝热咖啡，那玩意儿她喝不来，拉一百斤煤球也不够买一杯。

“刘先生，我和你不能比，你生下来就是个有福的人，我生下来就是个劳碌命。我不是要享福，我要他们把我当个人，不要把我当成叫花子，不让小孙子靠近我，好像我有什么传染病。你

不知道啊，刘先生，她是故意让我受苦受气，让我早点死，免得掉了她的身分，丢了她的脸。”

“岂有此理，我们到法院里去告他们，告你儿子的忤逆，不孝顺。”刘一川步入正题了，他说了半天就是为这句话垫底的。

“不不，这和儿子没有关系，他太老实，又赚不了几个钱，他被那个女强盗抓在手里。”

“女强盗?!”

“就是那个褚桂芳呗，我的媳妇，女强人!”

“那就告她，告那个女强人!”

“能告吗，听说她是个里通外国的经理，在苏州很有点世面。”

“别怕，有我们老年人保障协会撑腰，有那么多老邻居帮助你，你一定能胜利!”

“真的?”

“不假。”

“好，那就告她一记!”

.....

四

马老太太糊里糊涂地要告媳妇，不知道怎么个告法，也不知道法院的门朝东还是朝西，法院里是从来不喊她送煤球的，这些事情她都不管，都由刘一川全权代理。她也没有把事情看得多么严重，像是婆媳吵嘴，借个机会煞煞褚桂芳的威风，让她知道拉煤球的人也不是好欺的，世界上到处都有替天行道的人，爱打抱不平。马老太想通过告状整整褚桂芳，不许她管住小丹丹，只要小丹丹愿意，他可以住在奶奶的家里，早晨先送他到学校，然后